孫可之文集卷第六

雜著

迎春奏

復佛寺奏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鄙則孳牙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

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馳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發民廬舍反水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雹傷螟嚙夏行冬令則雨苞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革慘作和起枿生蘖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闢樹邑烟光覺葱籠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風日泠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雜遝噎禊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閭閻慼慼燈青火白門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穀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蓋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蓋皇帝一旦髮天下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管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即位已來洎今年

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已訊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索若千戶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屯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

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即是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自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廢

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爲
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異異日爲陛下
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孫可之文集卷第六

孫可之文集卷第七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奉

寓居對

乞巧對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
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
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鴂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
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
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藝上國科舉

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校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抉獸心而知禮節褫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効社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庚朔之隅不懷之倫其嚮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德稼天酒泫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飈飈習習卽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蓄波決壅缺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潁川陳君學積乎勸藝高乎專

喪家途歉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嗚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僶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斷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彀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涑灰癯如稿柴志枯氣索悅悅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喞喞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

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槖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洌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益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爰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窻夜燭上下雕斲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閨華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蹠爲聖譖回爲賊離間骨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闢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徘觀者啓齒下齮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齊舌鉗口媚竈賂權忍耻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逵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瓌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矍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

霧穀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夸名溺于奢淫
家磨國未騁胷臆盡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
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闊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
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騎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
腹揺鼻息夢到鄉國槐花傑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
門買聲彷彿屏居詠歌吾廬蹴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
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擾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閽以
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樸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
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孫可之文集卷第七

孫可之文集卷第八

雜文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鐐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謩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豕薦角　比干獻骨　合此憤烈　在公爲笏
怒虎可墜　笏不可挫　太蕚可裂　笏不可折

拄天不仄　指日不蝕　標儀條臆　起梗開直
噫諫舌切　上磨帝鈌　不逆不怫　笏則公笏
緊拱折列　諍舌不發　膠榮顧餗　下偷上愎
非公之節　孰爲公笏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戸呀東翼廉敞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楹澁塵飄風綴斷革刓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闔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晝驚驚析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繕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甲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闢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杓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曰與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哭

之慟已而揮涕叙平生公諱某字集會稽人曾祖諱某
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
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
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
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
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
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
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逾年繼踵昇第
故中書侍郎高公璩尚書倉部郎中楊嵒六常博士杜
敏求今春官貳卿崔公殷夢尚書屯田郎中崔亞前左
拾遺陳晝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鹽鐵巡官天付介直不

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
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始以直知終以直
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讞宰相莫能廻
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
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
官今華州刺史李公訣拜鹽鐵轉運使將莅事且召羣
吏曰二十年已旋推官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
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
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
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宜
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
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

搦管捉紙字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爲奸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郡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賓湯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霪潦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携其孤奔喪于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搴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鵷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驥蹀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霄漸邇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圃田發紙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

稱武岐雍問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葢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乂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奠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動啓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爲池限雩爲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爲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雩洎夷罔不順同屹爲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頹唯此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無窒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築難堅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孫可之文集卷第八

孫可之文集卷第九

雜文

逐疠鬼文

祭故友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逐疠鬼文

孫子病疠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氷者終則憤胷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

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袂泪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矣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達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痞鬼也子幷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崇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尅已沽名餙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弩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幷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鴈兒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

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爲分日牢爲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爲一善君喜見顏我爲一失君慍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寒（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爲樵常蓋布被用以示儉素）意我苟進簑笠當軒（樵常汲汲於進取故友爲樵懸簑笠於前軒以示高尚）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升沉塹隔其間誨我如兄聰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彎山庳寡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甿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訃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脯忘飡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臼死義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爲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殯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匿君書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

苟非相諫即是慰安塡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幸存輜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辭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可陟蒲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槀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壖焰焰逾丈飛芒射天瞋邑糾透峽途如晝樵謂廟奴苦

寒藝新取溫曉及山顛鑠滋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
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
誠能神反雨爲晴曩火乃靈斯言纔闋廻風大發始自
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兹山巍巍輕塵如
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
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
其歆此

孫可之文集卷第九

孫可之文集卷第十

雜著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藉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
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
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
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
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
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

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
藉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麓負
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
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
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
背彎定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
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陲勢不
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
有扈從事耶或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畫望嶺南委者
四人至今卿士齗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伏平安有廷
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
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録驗之條條可復
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
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
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
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
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
年也

罵僮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酲之未醒茫洋若癡人
之瞑行據床隱几瀮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
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
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足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
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閽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

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戸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
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
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
暑觸雪携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俛眉與語授卷
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
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
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闊凡
爲世人宛顏巧脣望風趍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
戇揖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粗
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礱反覆
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裸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
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失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
下迮民病句句淡澁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凡
爲造謁去今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
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戸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
爲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燠
膠牢淡泊時或蓑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寢出戸迨
慕以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
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
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
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得遂
敲几而歌曰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骨
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

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蠢蠢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既來襄陽始用李從事亂之畫能成新堤即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甿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頹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邇時移功不加修堤豁于流浸洩爲波自泌陽以南平民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真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即爲條分程度指畫經畧且使跡其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爲南流水門既陳百瀆脉分蔓蔓千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旱無稿苗召堰既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主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鏗耀有聞及爲滁州聲光削然發戍兵甲興而譁盧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

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
不爲人知作復召堰籍

孫可之文集卷第十

辛未十又一月惠山石蘅贈
丞疇藏